

限时狩猎

1

不出所料，一听到我提离婚，陶成蹊当场就炸毛了。勺子被他摔在桌上，直接断成了两截。

「盛浅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，还是故意的？昨晚还哄着我上床，今天就翻脸。怎么，离婚炮很好玩吗？」

他说得有些急，口齿都不太清，颈侧的青筋凸起，跟他昨晚吻我时很像。

陶成蹊长得很好看，年龄也不大，眉宇间仍带着股少年人的稚气，瞪着眼睛看谁时总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哪怕他才是个大混帐。

这张脸实在太招人疼了，否则我也不能着了他的道，六年来任劳任怨活得像个老妈子，最后也真的只是个老妈子。

「好玩啊，还很舒服呢！你不是知道的吗，我就是图你这副皮囊年轻又有力，不然呢，图你一无是处吗？」

我字字嘲讽，一下一下专往陶成蹊痛处扎。

他比我小四岁，却必须娶我这个他口中「死板无趣的老女人」，这事是他最大的死穴。每每提起，总能一击即中。

陶成蹊猛然起身，狠狠一脚踹在桌腿上，我面前的牛奶立刻洒了一半，有一些溅在我手背上，烫得我指尖微蜷，却没动也没叫。

我向来很能忍，不论是疼还是哭，亦或是心伤。

这是我多年独自挣扎求存磨炼出的意志，同时还有我的坚决和胆量。

我不慌不忙地靠在椅背上，抬眼逼视他，又捅了一刀：「别这么冲动，总是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！」

陶成蹊牙齿咬得嘎吱响：「你才是孩子，你们全家都是孩子！老子有多男人昨晚你不知道吗？」

他说完忽地一顿，抿着唇觑我，似乎想说些什么又强自忍住，表情十分懊恼。

我是个孤儿，根本没什么全家。陶成蹊总说我刀枪不入，这大概是我唯一的软肋。

并不是因为忌讳或者伤痛，比起我本身的感受，我更厌恶别人因为这件事同情我或者攻击我。

那些强加的联系，只会一直不断地提醒我这已经快被遗忘的事情，除此之外，毫无意义。

此刻陶成蹊自知失言，又拉不下面子道歉，只能看我时少了一些恼恨，以做补偿。

我太了解他了，也正因如此我才会更痛苦——陶成蹊就是这样，坏得不够彻底，哪怕他再嚣张浪荡，内心里却始终保持着最后一份柔软，让我得不到又舍不得。

曾经的我以为他会成为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暗自庆幸期待过，最终，都是虚无。

我起身，摘下戒指放在餐桌上，又将碗筷收拾到厨房去洗，全程沉默而温和。

陶成蹊似乎被我的平静触怒，又或是感到耻辱，在我背后扯着嗓子喊：「好啊，离就离！不过你记住，是本少爷不要你的！」

「世界那么大，美女数不清，我何必跟你个老女人浪费时间，整天里哭丧着脸，又爱指手画脚地管东管西，烦都烦死了！」

他说着还不解气，又走到我背后继续骂：「盛浅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心里一直就觉得我是个废物，你从来都看不起我！」

陶成蹊是真的动了怒，还觉得委屈甚至悲愤，他尾音都带着颤，似乎随时都会哭。

我却听得很是痛快，这样的自我鄙夷，我时常会有，在每一个他冷漠以对的一瞬间。

会想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，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，是不是不配爱他.....

如今也该让他尝一尝这样的滋味，不过想来不及我的十分之一，同他对我的感情一样。

我拿过毛巾慢慢擦净手上的水，才回过头看他：「那你呢？你有喜欢过我吗？」

陶成蹊蓦地一窒，像是被踩住了尾巴的猫，脸霎时憋得通红，眼珠左右乱转，似乎被难住了。

就在我以为他会说「怎么可能」或者「当然没有」的时候，他突然转身走了，脚步快得像在逃命。

最终也没回答，有或没有仍不可知。

但我心中还是动容，只为他一秒的犹豫和迟疑，我已经有了答案。

2

我上大学是陶氏集团慈善基金会资助的，作为条件，毕业后必须进入陶氏集团工作。

陶氏的当家人是陶成蹊的奶奶宋慧云，她三十六岁时丈夫早逝，便一人扛起了陶氏的重担，在一众股东的群狼环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将决策权牢牢攥在自己手心。

这一握就是近四十年，虽然缔造了商界的伟大女性传奇，却也让她背负上了许多无形的枷锁。

比如，独断专行不肯放权这样的说法被强加在她头上，渐渐在商界传播开来。

我却知道，她不是不愿，而是不能。

宋慧云只有一子，就是陶成蹊的父亲陶恒。他自小被母亲独自拉扯大，亲见了母亲的艰难和人心的险恶，按说应该比旁人更成熟、更有担当才是。

结果却刚好相反。

大概是宋慧云太过强大了，陶恒被保护得很好，又是个天生乐观的人，只喜欢躲在大树下安逸享乐，因为他知道，再大的风雨都有母亲为他扛。

陶恒还是个过分薄情又没有主见的人。一开始是在外面勾搭女人，后来竟然跟女下属搞到了一起，被妻子赵青在办公室抓了个正着，两人大打出手，很快闹到了离婚。

宋慧云劝不住，只能想办法从赵青手里留下了五岁的陶成蹊，并答应了她唯一的条件——

由宋慧云亲自抚养，并且不论陶恒以后和谁结婚生子，陶成蹊必须是陶氏集团的接班人。

我想，很多时候，宋慧云应该是很无力的。明明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，却偏偏在鸡毛蒜皮的家事上两头犯难。

儿子怪她自作主张，孙子也跟她不亲。

因为陶成蹊是想跟赵青一起走的，却被宋慧云强行留下，还是以爱的名义，让他无法拒绝可又不甘不愿，多年来一直别别扭扭地长大。

面上不过分显露，心里却始终憋着一口气。这口气在宋慧云坚持让他娶我的时候彻底爆发了。

「小时候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学什么要听你的，长大了干什么、去哪里、跟什么人玩还得听你的，现在连和谁结婚生孩子都得听你的！」

「就像当年从我母亲身边抢走我一样，你从来不顾及我的意愿，也不在乎我到底快不快乐！奶奶，你根本不配说爱我！」

直到陶成蹊愤怒地踹开门离去，宋慧云还愣在原地，半晌才泪如雨下。

「原来，他一直都在怪我……」

我在旁看得心酸，连忙上去扶住她坐下：「您别伤心，小陶总就是口无遮拦惯了，脾气又大，过去就没事了。」

宋慧云眼眶通红，却还是拉过我的手拍拍：「对不起小浅，让你受委屈了。」

她知道陶成蹊不喜欢我，也完全可以预见我们之后生活的吵闹不顺，却还是强行把陶成蹊塞给了我，我想她是在为这个说抱歉。

我轻轻点了点头，算是接受了，这样最起码她能稍微好受一些。

不是我圣母心，而是我本来就欠她的。在我二十多年的生命中，宋慧云是第一个给我温暖的人。

3

我初入大学时，空有一腔热血和决心，却带着满身的落魄，用同学的话说，一副穷酸相。

我不怎么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以我的出身和多年的境况，若是在意，怕是早活不下去了。

但夜深人静时也会落寞，而后第无数次感叹命运的不公。

凭什么都是人，我明明比大多数都优秀，却要受尽他们的嘲讽；明明是我更好看，却要在室友们个个盛装约会时，只能戴着手套蹲在油腻的食堂后厨洗碗。

我确实不甘心，却也知道自己只能接受。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，有时间愤恨不如多努力，人定能胜天。

就像盘子我会洗得最快、最干净，人生我也会活得最好、最精彩。

宋慧云或许就是看上了我这点不服输、不要命的狠劲和忍性。

大二时，陶氏慈善基金为我们学校捐了一栋教学楼，落成时她来剪彩，学校挑选了几个学习好、样貌佳的女生上台去举托盘

和彩带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但学校发的高跟鞋不合脚，我也是第一次穿，来来回回彩排了几次，两个脚后跟都磨出了水泡，一个已经破掉了，露出里头的嫩肉，一走一疼。

可我强忍着没做声，怕被换掉，又实在想近距离见一下传闻中的陶氏女总裁。

不似想象中的强硬疏离，宋慧云是个很温和爱笑的老人，穿着雍容得体，手上戴着一串佛珠，看起来慈眉善目。

我正正停在她面前，她从我手上的托盘里拿过剪刀，轻道了一声「谢谢」，看我一动不动地注视她，诧异地问我：「同学，还有事吗？」

察觉到自己的失礼，我窘迫万分：「抱歉宋女士，我只是太佩服您了，一直以来我都把您当做我的榜样和目标。」

她轻笑：「是我的荣幸。希望你继续努力，祝你成功！」

那一刻她眼中的真诚让我很是感动，我最拿手的就是察言观色，绝对不会看错。

没过多久，系主任找到我说宋慧云亲自过问了我的情况，表示要资助我，但是希望我日后可以为陶氏效力。

陶氏可是大公司，这一下读书和就业都解决了，我求之不得，欣然同意了，并且去了陶氏当面向宋慧云道谢。

她仍和初次见面一样和善，对于我的疑问却很郑重地回答：

「我之所以看中你，是因为我那天看到了你流血脚和挺直的脊背，很像当年的我，隐忍而坚韧。

「后来我路过时，偶然听到你的同学在嘲笑你巴结攀附、痴心妄想，你并没生气也没反驳，只是迅速换了衣服去打工。

「那时我又明白，你并不是好高骛远的人，你知道自己当下该做什么，并且会付诸行动。

「守得住初心又不浮躁，这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都很难做到，但我确定你可以，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机会。

「最后一点，你长得很漂亮，细致却不张扬，有人或许会喜欢。」

那时的我被宋慧云夸了一顿，心里窃喜，并没过多思考她为什么连外貌都要考量。

直到我毕业后顺利进入了陶氏、被安排到陶成蹊手底下时才知道，宋慧云当时是在给她孙子挑老婆的。

陶恒离婚后半年就跟女下属再婚了，很快又生了个儿子。那孩子自小聪明伶俐，很得陶恒的喜欢。

不像陶成蹊，半点没有他名字之中的雅意。虽然脑子灵光又有主意，但是很贪玩，脾气大又浮躁，还总是故意跟他老子对着干。

宋慧云至今还没放权，就是怕陶恒被枕边风吹得偏了心眼，最后把陶氏交给那个小的。

所以她才选中了我，让我先进入陶氏工作，再嫁给陶成蹊，就是为了帮扶他坐稳接班人的位置。

真不知道宋慧云对我哪来那么大的信心，但我确实压力山大。

陶成蹊那厮，一看就很难缠。

4

初见陶成蹊时，我是由宋慧云亲自领着去的他办公室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.....打游戏。

看到宋慧云来倒是还算恭敬，老老实实挨了两句训，转头对着我就横眉冷对。

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奶奶派来监视我的，狗腿子！」

我垂下眼偷笑，这货比他奶奶说的更幼稚，还傻，是个直肠子。

换做别人，心知肚明就好，面上不表露、做事上伪装才是正常，哪有人像他一样，半点事都憋不住。

不过，这样的人却不难摆弄。

「小陶总说得对，我就是狗腿子，以后你要小心了，我会打小报告的！」

陶成蹊微怔，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痛快承认，整得他也没话说了，鄙夷地嘲讽了我两句就又去打游戏了。

我也坐下来，先打开手提电脑把里头的文件按照我自己的习惯分类处理了一下。

因为宋慧云的安排，我这部电脑的内容和陶成蹊的电脑是一样的，方便我帮他处理工作和商量决策。

也方便我整他，比如说趁着为陶成蹊整理办公桌时，「不小心」踩灭了他的电源开关。

陶成蹊看着骤然黑下去的屏幕，「啊」了一声，就开始慌张地弯腰检查：「卧槽，这个时候停电！马上就赢了，我会被队友投诉的！」

果然在他眼里，那么多的公司项目和文件还比不上一块大水晶。

我有些恼怒，这样的人凭什么坐在这个位置，就凭他妈妈会生吗？

所以，我又踩了第二次、第三次.....

陶成蹊终于觉得不对劲了，拧着眉瞪我：「盛浅你没完了是吧，让你收拾办公桌，脚怎么那么欠！」

我陪着笑脸，递上去一份文件：「那能不能请您在工作时间内，稍微牺牲一点打游戏的时间为我签一个字呢？」

他好赖话还是能听出来的，狠狠地接过文件大略看了一遍，利索签了字才齜着牙骂我：「别以为奶奶看中你就了不起，你不过就是我家的一条狗，也敢对着主人乱叫！」

我仍旧是笑：「这话没错，不过狗也只向喂它骨头的主人摇尾巴，要是谁喂它屎吃，就是对它的不尊重，那狗也是要咬人的！」

陶成蹊皱皱眉：「狗不是吃屎的吗？不是还有句俗语叫什么来着……」

我下意识接口：「狗改不了吃屎！」

「对，就是那句，」陶成蹊说完才反应过来，拍着桌子站起来嚷嚷，「盛浅，你骂谁是屎呢！」

我也很茫然，我那么完美的含沙射影的语句范本，怎么就跑偏到了如此粗俗的地步……

陶成蹊就是这样，总是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打岔，再后知后觉地着恼，让我很是措手不及，制定的计划也一再搞砸。

我一度怀疑这是他针对我的应对之法，时间久了才发现，他就是单纯的呆萌。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，但是还算有趣。

大概是遗传了陶恒的乐观，陶成蹊成长得还算顺遂，只以他本人来说还是乐呵的。至于别人那就与他无关了，他也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。

宋慧云的，还有我的，更别提他那风流的爸、看不顺眼的后妈还有便宜弟弟了。

这骨子里的自私也同陶恒如出一辙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陶成蹊要心软一些。

听起来很矛盾吧，但他就是这样的人。

脾气来了会骂人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但是也会后悔，可又不想道歉，便会在其他地方做出些补偿，沉默而执拗，不需要对方知晓。

这点我深有体会，并且是切实的受益者。

在我发现了他这个弱点以后，立刻决定加以利用。

先挑起他的怒气，故意顶嘴刺激他到口不择言，然后再默默忍受，并且不去向宋慧云告状。第二天继续若无其事地任劳任怨，如果能顶着两个红肿的眼睛效果更佳。

那么，陶成蹊必然会在下一次冲突时对我有所让步。到后来，他几乎不会跟我作对了，工作上认真踏实了很多，人也稳重了不少。虽然偶尔还会骂人，但是再也没说过让我滚蛋。

他知道我是为他好，同样，我也知道他是有口无心，所以被他骂时也不会真的生气。毕竟我受过的恶意太多了，他这种还会自我反省的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我甚至觉得，如果不是宋慧云非要我们结婚，我和陶成蹊会成为很好的伙伴。

因为父母离异，他对婚姻本身就非常抵触，加之我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人，像极了他的奶奶和妈妈，必定会让他心生抗拒，甚至蒙上阴影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受够了被控制摆布。工作上宋慧云派我插手扶持他，他姑且可以接受，但是婚姻是他自己的事，想找一个喜欢的人不过分吧，却还是不能自己做主，他怎么能不生气呢！

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也劝了宋慧云很多，甚至僭越地提出了让她打消这个念头，她却很坚持，还以为是我对陶成蹊有误会。

「小浅，成蹊只是有些任性，但他心是好的。就像他再跟我生气，晚上也一定会回家，就为了不让我担心自责。」

我叹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。关于陶成蹊，我甚至比宋慧云了解得更多。

进公司第二年的年会上，我作为陶成蹊的特助跟着他一起参加。

中途我有点喝多了，便偷偷去了卫生间吐，隔着挡板听到外头两个女同事正在谈论我，无非就是什么靠关系、献媚、爬床之类的龌龊话。

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去听，可那些辱骂却像钉子一样往我耳朵里钻。

我咬咬牙，正要推门出去，就听到卫生间门被「咣当」一声踹开了。

陶成蹊站在门口骂：「站在洗手池都听到你们在这诋毁同事了，整天干工作不认真，给人泼脏水倒是一流，那你们还坐什么办公室啊，去扫垃圾好了，顺便把你们自己也清走！」

女同事诚惶诚恐地走了，剩下我蹲在隔间里差点笑疯。陶成蹊这毒舌，出去骂街都不能输。

「还不出来！」

我收了笑，推门出去，就被陶成蹊瞪了一眼：「本事呢？能耐呢？平时跟我叫板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刚才哑巴了？」

「我那是不愿意跟她们计较，她们什么都不如我，还不得允许她们比我更讨厌一点嘛。」

陶成蹊嗤笑一声，我跟在他身后问：「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」

「我是来撒尿的。」

「那你堂堂小陶总还偷听女厕所墙角！」

「我还不是看你喝太多了……」陶成蹊说到一半蓦地顿住，转过头去，「怕你撑死！」

我抿着唇笑，下一秒，一件带着体温的西装披在我肩上。我低头才看到，刚才洗脸时胸口的白色衬衫都湿透了。

「行了，你下班吧！」

陶成蹊不耐烦地扔下一句就走了，我在身后喊：「你在股东们面前收着点脾气……」

「真啰嗦，烦死了！」

他随便挥了挥手，背影挺拔，被白色衬衫包裹的肩膀宽厚有力，看起来有点可靠——陶成蹊就是那第二个给我温暖的人，不同的是，我对宋慧云是感恩，对他是心动。

最终，他还是没能拗过宋慧云，和我结了婚。

当夜他喝多了，却很清醒地看着我：「盛浅，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什么真的属于我，我妈是，你也是，只是陪伴我一程，最终都会离开。」

那一刻，我看着他含泪的眼睛，突然觉得好心疼，几乎就要冲上去拥抱他，他却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去。

陶成蹊绝不是一个坏人，他只是不想长大、害怕失去，因为他从不曾真正得到过。

直到如今我俩结婚四年，他也没有完全接受我。除了被逼迫的心结以外，他始终认为我只是为了报答宋慧云，任务完成就会走人了，所以他从不碰我。

既然不能拥有，那就不要伸出手去——这就是陶成蹊的自尊与卑微，永远那么矛盾。

我也是一样。

心甘情愿帮他、陪他、守着他，尽我所能成为他的后盾，但又不甘心只是做一个随时可能被替换和抛弃的工具。

此刻，看着陶成蹊摔门而去的背影，我攥紧手中的诊断书，胸口一阵钝痛。

有些事在心里藏得久了便成了毒瘤，哪怕再疼也必须动手割除，否则终难长久。

5

既然提了离婚，一切就该尽快结束，对彼此都好。

我直接给陶成蹊发了辞职申请，他这几年迅速成熟，已经是英明沉稳的陶氏总裁了，思维灵活手腕却强硬，比宋慧云多了侵略性，带着陶氏更上了一层楼。

作为总裁的首席大秘，我的任职和调动是由他亲自管辖的，可直到快下班他也没给我回复。

他今天没叫我，我也有心避开，便将手头的一些工作给了二秘韩希，来回的签字跑腿也是使唤她。

韩希有些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她是个勤勤恳恳的老实孩子，我带了三年还算放心。

只不过她有些胆小，尤其怕陶成蹊。

以前总是跟在我身后，不直接同他对话还好些，眼下被赶鸭子上架，一整天都战战兢兢的。

即便如此，还是被陶成蹊骂得狗血淋头。

什么行程安排得不对，文件摆放得不顺手，纸质版的格式不正确，就连咖啡太甜都发了好大的脾气。

这些事平时都是我负责的，韩希跟了我那么久，就算不能同我一般妥帖，也不至于出多大的纰漏，更何况陶成蹊也实在谈不上刻薄，平时不会如此。

今天明显就是在没事找事，针对的是我，韩希只是代我受过罢了。

我十分愧疚，给韩希发了个红包，让她早点下班，我来收尾。

她眼神转来转去，最后还是没忍住：「盛姐，你和陶总是吵架了吗？」

我和陶成蹊结婚的事是保密的，公司没人知道，韩希大概只是以为我俩在工作上闹了矛盾。

「没有，我就是身体不太舒服，只能辛苦你了，谢谢。」

韩希连连摆手：「不用不用，本来就是我分内的工作.....只不过我看陶总好像不太好。」

我抿了抿唇，莫名有些紧张：「陶总.....怎么了？」

「陶总好像失魂落魄的，眼睛还有点红，眉头一直皱着，脸色也不好，看起来像个活阎王！」

「可是我刚才进去的时候，又看见他对着一支钢笔发呆，那眼神怎么形容呢，有种温柔的伤痛。」

韩希说的那支钢笔，大概是我去年送陶成蹊的生日礼物。

我胸口酸酸地疼，面上却只是笑：「你这用词太矫情了！」

韩希以为我不信，急急辩解：「真的！他还叫错了五次我的名字，都是管我叫你，意识到叫错后似乎有些恼羞成怒，就更大声地训我，最后一次还摔了东西.....

「反正就是很不对劲，哪哪都不对劲！」

我明白，陶成蹊这是不习惯了。

一直以来我都在他身边，照顾他、陪伴他、为他打理好一切，连他喝水的温度我都掌握得十分精准。

虽然都不是大事，但生活本身就是由无数零碎的细节构成的，越是琐碎越是让人难以察觉，习惯便不知不觉地就此养成。

若是哪一日突然中断，必然会无所适从，烦躁又无助。

我叹口气，推开门走进他办公室。

陶成蹊头都没抬：「你挨骂没够是吗？现在进来都敢不敲门了！」

「是我，韩希下班了。」

他微怔，抬起头看我，语带嘲讽：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进来了呢！」

我走过去，将打印好的辞职信放在他桌上：「我是进来送这个的，邮件你可能没看到。」

陶成蹊握笔的手攥紧，沉默着不说话。

我又催他：「你就抽空给我签个字吧，签完了立刻生效。」

看我这么迫切，陶成蹊暴怒而起：「签字签字，就会找我签字！现在签辞职申请，回家是不是要签离婚协议啊？」

他抓起辞职信一把撕得粉碎摔在我脸上：「你说签就签，凭什么来和去都由你说了算！再说了，离婚是你提的，谁赶你走了吗？离婚了你就不吃饭了，辞了职去喝西北风啊？」

我平静地回视他：「我可以重新找工作，虽然比不上陶氏，但是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的。」

他眉头拧得更紧，但看我如此坚决，语气又缓和了些：「就是辞职你也得先交接工作，两个月后我再签！」

这是打算先拖着了呗.....

我瞪他：「辞职申请上本来也是写的两个月后离职，谁让你看都不看！」

说完又有些来气：「你什么毛病，跟我生气拿人家韩希发脾气！」

陶成蹊一听又来精神了：「你还说！平时都是你在，冷不丁换成她什么都不合我心意，我烦都烦死了！」

我叹口气，眼眶有些酸：「这两个月的时间其实是给你的。陶成蹊，你要学着习惯我不在。」

他浑身一顿，愣愣看着我，沉默半晌才答：「知道了。」

从那天开始，陶成蹊就克制了很多，似乎认清了现实一般接受了韩希顶替我的位置。虽然还是有很多不满，但是不再随便骂人了，气得厉害的时候就是摔东西，还会等韩希出门以后。

错叫我名字的次数也减少了，慢慢变成一日四次、三次、两次.....最后干脆不再称呼，只是「哎」、「喂」地叫。

他像是故意的，不叫我但也不肯叫韩希，始终不愿意承认身边已经换了人。

说实话，这样的陶成蹊我很心疼。他从来都是嚣张肆意的，何曾这样自欺欺人地逃避过。

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嘴硬，离婚协议书也始终不肯签。我一问他他就发脾气，说我着什么急，到时间了跟辞职申请一起签。

他似乎把这两个月当做了最后的期限和托辞，无奈而又执拗。

有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才听见陶成蹊回来，好像是喝多了，进他卧房的时候跌跌撞撞的，而后又传来了呕吐声。

我睁开眼睛听着，好半天没动静还以为他睡了，刚想过去看看，就听到他又去了厨房，紧接着就是一阵「叮铃咣啷」。

应该是胃又难受了，他就只会煮点糖水喝，但聊胜于无。

我强忍着没起身，忽然听到卧室门被推开了，连忙闭上眼睛装睡。

陶成蹊慢慢走到我床边站着，看了许久才低声絮叨，话却是对他自己说的。

「你难受就忍着，饿了也忍着吧。你看，盛浅不会再给你做面吃了，也没有蜂蜜水和牛奶，以后都没有了，你要习惯才行。」

他说到最后，尾音已经带上了哽咽，似乎在强忍着委屈，又倔强地不肯承认。

「你可以做到的，一定可以！但是好难啊，只剩下二十天了.....」

我咬着唇，眼泪淌过耳侧浸湿了枕头。在陶成蹊出门后，我拿起手机看了眼日历，默默算了算时间，才发了条微信给陈峰：「明天我去医院做检查。」

他竟然还没睡，很快回复过来：「好的，希望有好消息。」

我早上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约好了下班后请陈峰吃晚饭作为感谢。

陈峰撇撇嘴：「我帮你三个忙，你就请我吃一顿饭，资本家太太可真是小气啊！」

「没办法，家大业大的可不得精打细算嘛，谁让我老公是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呢！」

陈峰「切」了一声，叫我赶紧滚。

我乐呵呵地去了公司，韩希看到我有些纳闷：「盛姐，你今天心情很不错嘛！」

「是啊，我今晚要去约会。」

韩希很是惊奇，声音都高了几分：「盛姐你谈恋爱了！」

我好笑：「很奇怪吗？我这么漂亮又风华正茂的，不谈恋爱岂不可惜！」

「是是是，该谈！你就是平时太敬业了，眼里只有工作，都把自己耽误了。对了，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帅不帅，做什么工作的，能入盛姐你的眼，一定很优秀吧？」

要不说女生就是爱八卦，韩希眼睛都亮了，连珠炮似地问了一串。

我眼梢扫过陶成蹊办公室没闭严的门，声音大了点：「是位很优秀的医生，长得也很帅，跟我很聊得来！」

话音刚落，办公室里头就传来了砸东西的声音，紧接着韩希桌上的电话就响了，陶成蹊的声音带着怒气：「进来。」

韩希立刻收拾了笑容，快步走进去，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，哭丧着脸：「陶总说了，要把和沈氏的合作谈判提前推进，今晚总裁办集体加班。」

我扯扯嘴角，掏出手机往秘书的小群里发了个大红包。

韩希不解：「盛姐你怎么突然发红包啊？」

「没什么，你们辛苦了。」

还有些倒霉，摊上这么一个幼稚又公器私用的老板。

工作一直忙到了晚上十点才结束，陈峰的电话都来了第三个，咬牙切齿：「盛浅，我们是不是该去吃宵夜了？」

我笑着道歉：「别生气，我再加一顿。吃完饭请你去喝酒啊！」

「少来，你现在只能喝牛奶。」

「那怎么了，又不影响咱俩干杯！」

正说着，陶成蹊开门走了出来，面无表情，对上我时有点得意：「不早了，大家下班回家吧！」

说完自己率先走了，等我出了大门，发现他竟然在等我：「上车，一起回家！」

平时我俩都是各走各的，今天还真是严防死守啊！

我笑笑：「不了，我还有事。」

陶成蹊面色一僵：「这么晚了，你干什么去？」

「不晚吧，夜生活不是才刚开始吗？」

跟他结婚这些年，我基本没有晚上出去过，倒是他时常跟朋友们泡吧小聚，半夜才回来。

这样想想，我似乎总是在等他。从前是等他接受我，后来是等他回家，现在是想等他开口。

但他只是皱着眉，狠狠撇过头去：「随你的便吧！」话音未落，跑车已经吼叫着扬长而去，尾气喷了我一脸。

我无奈地摇摇头，叫了辆出租车去找陈峰。

他有气无力地：「我已经饿过了，不吃了，直接去酒吧。」

这种地方我很少来，只有两次还是陶成蹊喝多了，他朋友叫我来接人的。

陈峰点了一杯莫吉托，给我点了一杯果汁，靠在吧台上看着舞池里年轻男女热情扭动着腰肢，尽情挥洒诱人的荷尔蒙。

「盛浅，值得吗？」

我顿了顿，特意认真思考了一下：「值得。」

「以你的能力和外貌，换成其他人应该会很轻松的，何必如此折磨自己！这么多年像养儿子似的，劳心又劳力，结果还难尽如人意。」

「我是过得很累，但是我也有快乐，」我对着酒吧入口处抬了抬下巴，「比如现在。」

陶成蹊正大步走进来，迅速穿过拥挤的人群，面色紧张地四处张望着。

我戳了戳陈峰，他会意，立刻侧过身抱住我，将下巴停在我颈侧。看起来很亲密，其实拿着劲并没碰到我。

「等下拦着点，别让我挨揍啊，我的脸可是很宝贵的！」

我刚想说「放心吧」，他已经被陶成蹊从后面揪住脖领子，狠狠一拳砸在了脸上。我咽了口唾沫，默默在心里说了句「对不起」。

陶成蹊上去按着他还要再打，被我从后面拦着了：「你冷静点！」

他狠狠甩开我，指着陈峰怒吼：「我怎么冷静！你就是因为这孙子才要跟我离婚的吗？」

我一愣，突然发现陶成蹊真的一直都没问过我离婚的理由。

「我以为你是累了、厌了、想离开了，但你要是爱上别人了绝对不行。我不会同意的，门都没有！」

陶成蹊说罢又去揪陈峰的领口：「你知道她结婚了吗？她是我的老婆！」

陈峰伸出舌头舔了舔被打破的嘴角：「马上就不是了……」

「卧槽，你找死啊！」陶成蹊暴怒，握拳就要打他。

我一个闪身挡在陈峰前头，与他对峙：「陶成蹊，你这是在闹什么？你不是从来不在意我的吗，现在是怎样，吃醋了？」

陶成蹊浑身一僵，嘴角却挂着冷笑：「就他，又丑又穷的，也配我吃醋？」

「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」

「我……」陶成蹊面色一白，「有哪个男人被戴了绿帽子不会生气的！」

陈峰在我身后嗤笑一声：「还不是一样的意思，死鸭子嘴硬！」

陶成蹊又跳起来指着他：「你他妈还敢说话！」

我连忙拦住他，拉扯间口袋里装的东西掉了下来，我作势要去捡，却被陶成蹊抢先了一步。

他捡起那张纸迅速展开，借着酒吧昏暗的光看了起来，而后蓦地睁大眼，脸庞一瞬间褪尽血色。

化验单上写得很清楚，我，肝癌晚期。

陶成蹊捏着化验单，揉皱了又展开，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还是难以置信，嘴里喃喃地说着「不会的，不可能.....」，眼眶却红了一大片。

他颤抖地伸出手，似乎想要拥抱我，快触到时又收回垂在身旁，使劲扯着嘴角笑：「盛浅，你想离婚也不用这样吧？这种玩笑一点也不好笑！」

我摇摇头，指了指陈峰：「认识一下吧，我的老同学，也是我的医生，陈峰。」

陶成蹊看了看陈峰，又看了看我，突然转身向外跑去，踉踉跄跄地撞了好几个人，中途还差点摔了一跤。

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酒吧门外，我才长长叹了口气，一低头，眼泪就砸在了鞋面上。

陈峰在我身后唏嘘：「盛浅，我着实佩服你，忍是真能忍，狠也是真的狠！」

「没办法，谁让我爱他呢.....就算他倒霉吧！」

我伸手从背包里掏出另一张化验单，彩色的B超图片上，一颗小豆芽正在我的肚子里无声却茁壮地成长。

而小豆芽的母亲，为了给小豆芽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，正在跟小豆芽的父亲斗智斗勇。

至此，已到了最后一局。

7

没过十分钟，陶成蹊又回来了，面色还是惨白，眼神却坚定了很多。

他穿过昏暗中的热闹，径直向我走过来，伸臂将我抱进怀里，在我耳边温柔地说：「盛浅，我们回家吧！」

一路无话，他却一直没放开我的手。

那手我第一次牵，很大很温暖，此刻带着潮湿的热意将我的手紧紧握住，一路熨帖到我四肢百骸。

我眼眶酸酸的，心里却又无比安定，像是漂泊无依的小舟终于靠岸了。

而陶成蹊，就是我的锚。

到家后，他扶着我坐在沙发上，又给我倒了杯温水端过来。

我好笑：「你干嘛啊？我又不是残疾了……」

陶成蹊也跟着笑，牵强得十分难看：「盛浅，我明天再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或许弄错了呢！」

「我不想去，没必要。」

「行吧，那咱们直接去国外。我有钱又有人脉，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好不好？」

他看着我的脸色，第一次这么小心翼翼，明明在故作轻松地笑着，眼中却波光粼粼。

「盛浅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一定能治好的.....」陶成蹊说着说着再也忍不住，慢慢蹲下在我身前，将额头抵在我膝盖上，语声哽咽，「别放弃好不好，盛浅，求你.....」

我心中酸痛，想伸手安抚他微微颤抖的发顶，却强忍住手，只是问他：「想让我去国外治病？」

他蓦地抬起头，眼中迸发出希望：「想，我把公司安排好，咱们明天就出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」

「为什么陪我，因为责任吗？那也大可不必，我们很快就离婚了，再也没有关系了。」

陶成蹊一听这个又急了，霍地站起身：「谁说要离婚了，我从一开始也没同意啊！」说着忽然一顿，「你是因为生病才要跟我离婚的吗？不是真的想离开.....」

我挑挑眉：「想知道？那你先老实回答我几个问题。」

「好好，你问，我一定照实说。」

「听到我提离婚时，什么感觉？」

「晴天霹雳，但又不出乎所料.....我早就知道你会走，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一直忍受我这一身的臭毛病，你只是在报奶奶的恩罢了！」

「那我不在你身边转了，什么感觉？」

「空洞又无助吧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，一直会想起你，就像是烟瘾，很难戒掉。」

「那看到陈峰抱我，什么感觉？」

「打到他怀疑人生，再也不敢为止！」

真是简单粗暴，这很陶成蹊。

我暗自腹诽，心情却越来越好：「那知道我患了绝症，那一瞬间什么感觉？」

「.....像是掉进了深海里，马上就要窒息了。」

陶成蹊垂眸看着我，眸中满是痛色：「所以盛浅，你救救我好吗？哪怕你离开我，但是绝对不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至少我想见你的时候还能去看你。」

眼前的陶成蹊很陌生，又很新奇，原来剖开了内心的他，如此柔软敏感又坦白，连情话都说得那么好听。

我眼眶酸热，唇角却忍不住上扬，掏出 B 超报告塞给他：

「好，我拉你上岸。」

陶成蹊愣愣地接过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你不是总觉得我会走吗，这个就是让你安心，」我牵住他的手轻轻按在腹部，「陶成蹊，我有你的孩子了。」

陶成蹊眨眨眼，呆怔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拿着报告仔细看：「这时间，就那一晚.....卧槽，我好厉害！」

说完又觉得不对劲：「怪不得你那么主动缠着我，你是故意的？那你的病.....」

「诊断书是假的，陈峰确实是医生，只不过是妇产科的。我特意问了他易受孕的方法，才能这么顺利怀上的。刚才在酒吧，他也是在配合我演戏.....」

陶成蹊深吸一口气，肩膀蓦地松了下去，脸色却明显阴沉起来。

我咬咬唇，伸手抱住他，先发制人地想蒙混过关：「怎么样，用惊喜替换惊吓，是不是有种劫后余生的幸福感？」

他一把推开我，双目圆瞪：「盛浅，你耍我啊！」

我笑嘻嘻地拉住他手：「对啊！陶成蹊你就承认吧，你离不开我，你爱我。」

这话也没什么，陶成蹊却倏忽红了眼眶，低声嘶吼：「是，我承认！所以你就可以拿你的生命开玩笑，把我耍得团团转吗？看我崩溃难过是不是很开心？盛浅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！」

我看他这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，但是我不想道歉：「我只是想逼你正视自己的内心和对我的感情。」

「我怕你一直藏起真心，那么就算我再爱你，也可能会觉得累、最终放弃。所以如果你也爱我，就抓住我好吗？」

「陶成蹊，我把你当我的太阳、我的港湾，我想要共度一生的爱人。」

他沉沉凝了我许久，突然伸手将我揽入怀中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，一滴一滴落在我颈侧。

「盛浅，我离不开你，我爱你！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怕，不是因为你用孩子来证明，而是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」

我轻轻点头，泪水却簌簌而下。这场猎心之战终究是我赢了，不是我有多厉害，而是我有底牌。

最终所依仗的，不过是陶成蹊爱我罢了。我隐约知道但又不确定，便下了个套一步一步逼他，让他煎熬又折磨，甚至崩溃哭泣，最终将一颗心真真切切地交在了我手里。

我可真是太坏了，所以我要用一生去陪伴补偿他。

作者：流云断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